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陳山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一

宋 釋普濟 撰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
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
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

叅問否師曰不曾叅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槩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槩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法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

黃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為汝說師
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
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
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因更來這裏問
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
搥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
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
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

檠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為老婆心切
便人事了侍立檠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
大愚去來檠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檠曰大愚老漢
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
檠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拏虎鬚師便喝檠喚侍者曰引
這風顛漢叅堂去

為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
得黃檠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

虎尾黃檠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檠回頭見師空手乃問

鏤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檠曰近前來共汝商

量箇事師便近前檠豎起鏹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

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為甚麼却在其甲手裏檠曰今日

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仰山侍滿山次滿舉此話未了仰便問鏹在黃檠手裏為甚麼却被

臨濟奪却滿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檠來拄鏹而立

檠曰這漢困却師曰鏹也未舉困箇甚麼檠便打師接

住棒一送送倒檠呼維却扶起我來維却扶起曰和尚

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檠纔起便打維却師鏹地曰諸

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滿山問仰山黃檠打維却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賊人喫棒

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檠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檠。却又睡。檠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

曰：「這老漢作甚麼。檠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為山舉問仰山。祇如

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

師栽松次。檠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

麼師曰：「一與山門作景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鑊」

頭。埒地三下。檠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

又埒地三下。噓一噓。檠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為山舉問仰山

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
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滿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
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

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
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
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
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
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
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

滿山舉問
仰山此二

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為山云養子方知
父慈仰山云不然為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
賊破家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

元來是噉

或作措

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

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趣令

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

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

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

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

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
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師為黃檗馳
書至潞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箇住處
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
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
普化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
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
宗旨汝且成禱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
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

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

俱不奪

問答語具
克符章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

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

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
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

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
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
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
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
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
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
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
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

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
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
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
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
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辯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
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
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
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

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
來曰州中糴黃米來師曰糴得盡麼主曰糴得盡師以
拄杖畫一畫曰還糴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
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
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
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
摩詰不作傳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即是不
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

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

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

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

南泉開云
官馬相踏

師到

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

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

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

後架洗腳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

僧洗腳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什麼師便

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錯為人下註腳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

後用有人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駐耕夫之牛
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
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
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腳時到龍光值上堂師
出問不展鋒鋷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太善知識豈無
方便光瞪目曰嗟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
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
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

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
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
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
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
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
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林曰有
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
游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林曰觀風

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
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
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

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瀉山問仰
山石火莫

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為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
瀉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瀉云子又作麼生

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

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
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

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目拈
餬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難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
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
般也師曰屢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
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
打又有僧來叅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
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
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正眼師搗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

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
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
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
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
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
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

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
麓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麓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
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
太麓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麓細師乃吐舌師與
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
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
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
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

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
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
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
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
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
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
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
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

西北隅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

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撿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大孤

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

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
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
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雲居住三峰庵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
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
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
處師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
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

化即不然乎。如道箇不必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
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
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
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
曰。一盲引衆。盲師在臨濟。為侍者洛浦來。叅濟。問甚處
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
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叅堂去。師隨。

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禡他不成禡他濟曰我誰管
你成禡不成禡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
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
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
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
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
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見同叅來纔上法堂師
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

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為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噯僧曰若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

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

寶看帝以兩手舒幪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玄覺

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龍顏大悅

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

傷足帝復賜藥治療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柅子主做

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

得不識和尚師曰蹠腳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

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柅子

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鎮州寶壽治禪師

第一世

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

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師在方

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

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

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

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

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禪林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

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
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
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
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
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
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
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
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

青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叅問踏倒化
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
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
乾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
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
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

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
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
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
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嚴嚴問甚處來師曰
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薦口打又到德
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
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
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

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
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
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又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
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吾應喏師叅堂了再上人
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
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即
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興化云破驢脊上之蒼蠅問僧近離甚

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
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
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濟
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叅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
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
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衆道汝來叅長老又不禮

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腳踏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麤著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啓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峰頭指天問一飽忘

百饑時如何師曰縱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剃受具後見臨濟濟薦胸脇往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

語見末山章

師住後上堂曰我在

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
了直至如今飽不飢僧問請師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
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
一僧去叅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南山不
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
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
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
玄沙沙云更學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為
三十年未曾禪

甚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
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
盛飯鑊裏盛羹曰學人不會師曰飢則食飽則休上堂
十方無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
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
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為凡聖
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干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
不洗人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

死者誰曰僧伽師曰立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

即克符道者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

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清訛擬欲求玄

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覲面無差互
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
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
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
凡情擬犯吹毛劒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
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
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僧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

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
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
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鎢鉞全正
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為甚麼却斬癡
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
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輦
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
師曰口口分明沒喝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千
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如何是大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
腋下剗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寶壽壽
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
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
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壽却

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為尼行脚回欲開堂為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為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為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

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
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問
不問時如何師曰嗔僧便喝師曰因僧又喝師拈拄杖
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
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
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鑒不破便
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
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

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
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
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
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
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問如何

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餛飩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仍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者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

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
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
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聲師曰鬧市裏虎僧到相
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一下僧曰
是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
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便打僧却喝師
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曰不審庵主師曰阿誰僧便

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
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
鸚鵡師便打

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
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師住棒僧擬議師又
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
相門外立地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

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
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
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有僧到庵前便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
死却這老漢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便把
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甚麼師曰誰僧
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有老人

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
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
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庵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
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僧問庵主
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
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
而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
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
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
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
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
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
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
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

禪牀搦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
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
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
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
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
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桎殺這屎
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
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

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主真教他窮到底

歲上座離臨濟叅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拙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

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

為山間舉云歲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又叅百丈茶罷丈曰有事相借

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甌茶丈曰與麼則許借問

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胷曰與麼不與麼丈

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知即得

仰山云若有人知得

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
辦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

亦曰寶應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

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

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

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
珍重師便打僧叅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
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
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
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
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
瞎漢叅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了曰無
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剗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

從許州來為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搥一搥師
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
刺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
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
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
當時南院棒折却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
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

時話底麼僧曰是師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
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
師曰明堂瓦挿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
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大病源曰請師醫
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斫
棒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
槃請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如何
師曰兩箇猫兒一箇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八花九

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
師曰待有即向你道曰與麼則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
好處曰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子
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著子也無曰昨日遭霜
了也師曰大衆喫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
曰普叅師曰忽遇屎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
逢碧眼時如何師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
曰瞥瞋瞥喜曰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鷄沒嘴問萬

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虎投崖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如何是蒼蘄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牛頭南馬頭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問擬伸一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喏師曰放汝三十棒

問如何是寶應主師曰杓大盃小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無僧便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没量罪過瞎漢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

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
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
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
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
出師過茶與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
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腳到襄州
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

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眾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穴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

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治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
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獼兒貉子問如何是不變
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
弩不為鸇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上
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
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

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

也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
曾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詰在

寶壽和尚

第二世

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

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
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叅
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
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闌闌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
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
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
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
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為人非但

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僧問不占閹域請師不謗師曰
莫問種種莊嚴慙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田師
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
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
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即

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齦曰為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問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溜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

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鳥獸銜華師曰有甚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無甚麼畜生有所知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過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

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
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
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
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便打問如
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破衲長披經歲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
是澄心為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拜師
便打

荆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是
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口曰低聲低聲僧打
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
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笋也無師曰千株萬
株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僧擬議師便
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峰前問
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還許學人瞻敬也無

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唾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

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樹師
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
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
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
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
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
執法無門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
自青月上巳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

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裹問百了
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之譚請師舉唱師曰
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行腳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顧視
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
甚麼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

行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劒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顓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艤艫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曰爭柰這

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
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調語師曰澤廣藏
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
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
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駭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
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
親樓寶蓋東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
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秘

却略借劒看師曰鼎首旣人攜劒去清曰不獨觸風化
亦自顯顓頊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
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寂
麥不分祗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
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
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
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背盧都師
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的請師

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廊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

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

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戮瞎曰戮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部兵寇作孽與衆避地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

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
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
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太師宋侯捨
宅為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
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當餘百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
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
輓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

啼子夜芻狗吠天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
識見闍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
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
照月映娥眉顚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
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劔師曰不斬死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
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為
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問干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

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
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
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
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
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
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紅爐金
彈子蓬破闍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盲

慙慙問真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師曰豬肉案上滴
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
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
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兔
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
未性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
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

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
當癡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
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臥
街問狼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腳捎空問祖令當行時
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
屈項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射時徧十
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即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
磨煉射不徧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是和尚箭

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盃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盃
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
不露鋒銛句如何辯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驃膠粘問將
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淆
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
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
師曰自宜躲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竿頭

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問如何
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
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為甚麼殺人不眨
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即六
六即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鵬曰意旨如
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
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捏怪請
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

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
寶塔元無縫金門即日開時如何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
天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
香水雨飄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
莎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常用
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
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
却招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

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
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
赤腳人趂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
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為之
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
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
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
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

路師曰直截是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
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
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
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
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
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駁捺尾問
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
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

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
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上堂三千劍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
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箇
師投歸款未見牽羊納壁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
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鑿鑿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
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衆雲集師
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為甚麼

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
時如何師曰拂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克
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
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
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
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攜羅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
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

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鑊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穎橋安禪師

號鐵胡

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

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

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
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
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法華也
晚於風穴會中克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
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

人邪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
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
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
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
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
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
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圓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
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鵝鵠樹頭鳴穴曰汝作許

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
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
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
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
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
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
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
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

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
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
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為第一世也入院上堂曰
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
相續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
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
漚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

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
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
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前始得玄問如何是
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
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
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峰無宿

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
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
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
人敢竝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
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
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
却首山師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閒問四衆圍繞師
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

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
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
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
不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
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
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瞶人徒側耳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
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

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衆生衆
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
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
難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
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
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
曰送出山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
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

解問無人答曰即今祇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

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
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
一法曰將何為人師曰謝闍黎領語問如何是常在底
人師曰亂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
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
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
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

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高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

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
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
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腳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
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
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
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
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
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

曰為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
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即
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為甚麼有
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
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眾常臻淳化三
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
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
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眾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

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
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
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
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
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杌隤
鑊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

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為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輓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洎首山

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齧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

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
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
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
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
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
安火急決擇莫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
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為遊山翫水看州
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

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辯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

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辯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閒與大眾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為并汾苦寒乃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梵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

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
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
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
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
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
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
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
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

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辯別更擬問
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
拜師曰為汝一時頒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
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
眼中楔第三訣西國夷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
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
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

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擡頭
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腳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
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
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
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
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
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饈一味良羹飽即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

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
叅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
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
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
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箇同大
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悞慈悲點
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

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叅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即觸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

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
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事若何師曰高
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
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為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
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
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
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猶有歆血之功虎有起

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確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廁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曰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為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

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
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
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
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
不得即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
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
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
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

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
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腳禪
流直須著忖叅學須具叅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
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
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
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
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
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

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
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
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
如何師曰喬叅賽南神僧請並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
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
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你見箇甚
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
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

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閣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唧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謹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
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
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
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
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
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
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
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

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已馮
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為說法座其甘枯淡無
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
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
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
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
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兩手
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

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洎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

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
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
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
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
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
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
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
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

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
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
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
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
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
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
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

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為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答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淥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穴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

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
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
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
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
是心師曰晝見簸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
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為甚如此師曰令
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

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錐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

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
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
為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
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春
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
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
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

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
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
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
問急水灘頭連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
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
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
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

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獍養來堂上
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
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
無師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
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
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
箇是甚麼盃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

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
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
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
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
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輒打瓦又問風穴道
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
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

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
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
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
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
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
得山僧圈積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踣跳上三十三
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
速退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叅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
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
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
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
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
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
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
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

尙落了多少山以竹篴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
住後上堂文殊仗劒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
世諸佛未出教垂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
獍龍格外玄談為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
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劒揮時毫光萬里
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
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
曰與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

人拈推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
人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暗傳天子勅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
奪師曰無頭蝦蟆腳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
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
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剛
手板濶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佛拍
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

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銜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
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部
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
州著腳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夷漢鄭曰二十
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
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
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上堂寒溫
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

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高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
識麼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
和尚師曰一箭兩垛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
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即瓦解冰消僧
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下
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
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

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為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盃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僧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臥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盡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五燈會元卷十一